求益齋文集

求益齋文集目錄

溧陽强汝詢蕘叔譔

卷一

卷二

卷五

卷六

卷七

溧陽强汝詢蕘叔著

原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知者以爲二也知之者以爲一也然則聖人別言之何也曰道寓于器而道非器也器以載道而器非道也故別之然別之而未嘗別也則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耳能聽聽曰聰目能視視曰明遂名耳爲聰名目爲明不可也舍耳目以求聰明不可也聖人言此以見器之不離乎道而非謂道之可離乎器也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幾乎息矣由此言之雖天地亦器也形而下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形而上者也其著于人事者大而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器也而道在焉小而儀文度數名物器也而道無不在焉傳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則道也者豈別爲一物離器而獨立者哉豈可以舍器而他求者哉有顯必有微而未始間也有精卽有粗而不可判也故曰一也三代以降知道者漸少士于是語下而遺上于器詹詹焉于器之小者尤察察焉而道日以隱故夫子歎之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于是有

矯世之弊語上而遺下者其視器如土苴如芻狗如糟粕如桎梏必去之而後見道爲是說者必有高明絕人之資有冥思力索之功有微妙奧遠閎闊恣肆之辨彼困于器者驟聞之若拘攣者之忽舒也而躍然以興靡然以從之相與推衍其說遂浸淫蔓延日新月盛而不可止吾嘗究其說矣彼欲去夫器者必自其小者始彼固曰去此無傷也論者亦或曰去此無傷也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器有大小道豈有大小乎哉今夫禮者敬而已矣使裂冠裳掊俎豆廢拜跪祼袒箕踞以求其敬胡可得也樂者和而已矣使毀鍾磬壞竽笙破琴瑟寂坐室聽以求其和胡可得也喪者哀而

已矣使棄衰麻屛苦凷止哭泣飲食聽樂以求其哀胡可得也學者道而已矣使焚詩書滅傳註禁講誦師心揣測以求知道胡可得也上古之聖人固有不冠裳而敬不琴瑟而和不衰麻而哀不講誦而知道者而不可以責一世之人也後世之愚人固有冠裳而不敬琴瑟而不和衰麻而不哀講誦而不知道者而不可以誣一世之人也故聖賢明道矣而必謹于器常人雖不明道而範之以器猶可以弗畔彼惡夫器者曰是紛紛者豈固有者哉推而至于上古又推而至于天地之初惡有是紛紛者哉則遂奮然爲說曰有者舉非道也無然後謂之道嗚呼自無之說興而道與器判

然不可復合矣彼始爲是說者雖放言高論然于器之大者猶有所顧忌而未敢盡斥也其流之極則並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棄之矣甚且以天地爲幻而蔑之矣故必盡滅天下之器而後見彼之所謂道則其賊器以賊道者不已甚哉彼爲是說者自以爲充乎無之量至高而無以加也則有從而勝之者曰心乎有者累也心乎無者亦累也必無其無而後爲道旋又有從而勝之者曰求無其有者累也求無其無者亦累也必無無亦無而後爲道如是則相勝者安有窮哉且彼亦猶是人耳人所有者彼固不能悉無也則其說必有時而窮于是又爲之解曰吾終日食而未嘗

食終日衣而未嘗衣何則以心未始有也既判道與器爲二因判心與事爲二彼爲無之說者其極至于棄倫常蔑天地則與吾道若冰炭黑白之相反其勢雖足以相害而未足以相亂也既判心與事爲二則且竊吾之器而用彼之道不廢倫常而謂超乎倫常之外不出天地而謂游于天地之表則其術愈工其自爲計愈便其勢果足以亂吾道矣嗚呼彼誠以爲有其事者可無其心乎哉且夫心與事既判爲二則亦何所爲而不可貨寶是耽聚斂婪酣而可曰吾未嘗貪矣窮汰競華金玉泥沙而可曰吾未嘗奢矣沈湎爲常歌舞滿堂而可曰吾未嘗荒矣譆浪詆誚侮慢名教而可

曰吾未嘗傲矣鞭笞刳斮縱暴爲樂而可曰吾未嘗虐矣彼始欲滅天下之器雖仇善亦仇惡也既用彼之說而兼據吾之器其視器若假焉若寄焉若幻焉而別有所謂道者爲善不足以益爲惡亦不足以損故古之爲惡者自知其非道後之爲惡者或自以爲有道則其賊道而并賊器者不愈甚哉彼詹詹于器者愿謹而已矣固滯而已矣凡陋而已矣雖其爲惡未敢猖狂無忌若此之甚也敢于猖狂無忌者必非愿謹固滯凡陋之人也就其才力而範之以器未必不可以見道然而至此極者異說誤之也彼初爲異說者曷嘗教人若此方且超乎器之外以爲庶幾藥世之拘攣而

不知其毒之甚使人病風狂走而不可救豈非世道之大患也哉
是故知道知器者上知器知道者次知器而不知道者又其次也
不知器而曰知道者勿聽之矣夫器者顯也道者微也器者粗也
道者精也相麗焉者也彼不知器者亦烏能知道哉

釋性

自孟子言性善宋大儒闡之至明至備後人默而識之可矣奚俟
多言信而多言且不可況不信而多言乎余病世之言性者好與
程朱爲難故略釋之難者曰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性
善惡混三子各有所見奚獨孟子是而荀楊之非釋曰性善之說

非自孟子始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豈命人以惡乎性果不善而可率以爲道乎是子思言性善矣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且在性之先安得不善是孔子言性善矣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古之聖智賢人莫不言性善矣若荀楊之說絕無所本所謂一人之私言焉得是之難者曰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使人性皆善則同矣不得言相近言相近則未必盡同釋曰相近卽同之謂也聖人之言緩而不迫耳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

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孟子言人心之所同然而曰相似相似猶之同也相近猶之相似也謂孔子言相近不得爲同則孟子言相似亦不得爲同乎難者曰佛氏言明心見性則亦以性爲善何故斥之釋曰佛氏所謂性乃心之靈非心之理謂性無善無惡非謂性善性者非他仁義禮智信是已性靜而不可見故徵于情之動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已苟楊知有五常而不知其出于性佛氏不知有五常務欲戕其情以見性是皆以性別爲一物也夫以性別爲一物則新奇之說未有窮期也必以五常言性異說不待攻而破矣難者曰韓子以五常

言性而亦分爲三品何謂性皆善乎釋曰韓子以五常言性是也分爲三品非也夫五常豈有不善哉又豈有上中下之分哉韓子未知氣質之性故其說歧雜者曰性一而已宋儒乃分爲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千古無稽不可信釋曰孟子嘗言之矣口之于味也耳之于聲也目之于色也四支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非氣質之性乎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智之于賢者也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非義理之性乎人莫不稟五行之理亦莫不稟五行之氣理無聖愚氣有淸濁程子曰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張子

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難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宋儒好言性非聖人之教釋曰聖賢之言以救世也其辨皆不得已也春秋時性之說未亂孔子無言可也其後告子之徒始亂之故孟子不得不辨荀楊之說又亂之佛氏之說大亂之故程朱不得不辨使孔子生其時豈坐視其紛糾乖舛而默不一言哉孔孟程朱易地則皆然難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若人人與之言性其弊也舍踐履而談性命虛而無實鄰于異端非程朱開之乎釋曰程朱因材施教

非人人與之言性也尹和靖從程子半年始授以大學西銘朱子教人必先以小學四子書其教之次第可見即言及性特欲人知性之本善而求所以復之至于辨析精微則非高才生不得聞亦猶聖人教人之法也若既著于書傳于後程朱不能禁中人以下不之見也于是有空談性命之弊此學者之過程朱何咎焉孔子罕言性與天道易大傳則闡發無隱亦不能禁中人以下不之見也後世或竊其說以文異端豈得歸咎于聖人哉故凡與程朱爲難者皆不知性而多言者也然則知性而多言奚不可乎曰既明矣多言或反差既備矣多言則病贅且知之非難復之爲難故君

子不貴言性而貴復性

伯夷論

古之聖賢至今未有定論者其惟伯夷乎孔子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稱之曰聖之清又曰百世之師論不既定矣乎曰孔孟之論定矣顧其所以爲賢爲聖爲百世之師者其說爲後人所亂故未定也孟子嘗譏伯夷之隘以爲君子不由後人不察則曰伯夷隘者也以隘爲清以隘爲聖以隘爲百世之師於是矯激絕俗之徒人人自以爲伯夷此所以無定論也嗚呼是亦不考于孔孟之言而已孔子稱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夫

隘則近刻安能得仁隘則讒謗安能寡怨卽號爲寬厚者其果能不念舊惡耶伯夷則能之其量之閎何如耶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之所同而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夫伊尹孔子之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無待言也伯夷之不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亦無待言也伯夷果隘者也其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乎百里小國也朝諸侯有天下大業也以小國行仁義而成大業非盛德而能若是乎不能若是而可以爲聖乎後世矯激絕俗之徒其德果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乎由此觀之孟子所謂隘者蓋指其流弊非謂伯夷眞隘也

即果謂伯夷隘亦謂其隘于孔子而非若後世矯激絕俗之爲隘也故曰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蓋充類之盡將至于此而伯夷固未嘗如此也彼矯激絕俗者徒襲其流弊而無其德無其量乃欲自託于伯夷謬矣論者不合孔孟之言以定夷之爲人而遽以隘盡之夫隘則何足爲賢隘則何足爲聖隘則何足爲百世之師此所以至今無定論也然則伯夷之定論奈何曰求仁而得仁不念舊惡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夫如是所

以爲賢所以爲聖所以爲百世之師此伯夷之定論也若史所載伯夷事甚怪世多信之則論愈淆矣前人已有辨之者故不復論

君德論

君之德莫大于明明莫大于知人知人莫大于無私無私莫大于窮理窮理莫大于學言治者或曰宜寬或曰宜嚴或曰宜法古或曰宜順時皆非至論也夫寬而不明則不明則愉人昌矣嚴而不明則善人殃矣法古而不明則輕議更張民反傷矣順時而不明則狃于故常治不光矣故曰君之德莫大于明天下之大也萬幾之繁也而欲以一人之明察之必不得之勢也故佐治必資乎人或曰過

信則生奸事必躬親可矣或曰多疑則敗事虛心委寄可矣是又非至論也夫得其人而不信任則不可以治非其人而信任焉則且至于亂誠能擇賢者以爲公卿公卿薦能者以布于內外德大才大則任以大德小才小則任以小天下何憂不治舍是而察察爲明奚益哉故曰明莫大于知人雖然知人則哲堯猶難之則奈何曰是誠難也知其難則凡可以蔽吾知者必務去之蔽孰爲大私爲大不去其私而能知人者未之有也故嗜聲色則正人遠矣好貨財則廉士絀矣樂諂諛則直臣斥矣喜刻虐則仁者退矣此猶私之易見者也漢武帝名能知人且黜百家而尊儒學可謂有

識矣然而用公孫宏而不能用董仲舒者以其好大喜功也漢宣帝勵精圖治擇用公卿良二千石可謂勤矣然而迂王吉之言而恭顯得用事者以其偏好法律也宋神宗慕堯舜三代之治可謂有志矣然而用王安石而不能用程子者以其志在富强也是三君者固自以爲是而不自知其私也不自知其私且必擇能遂吾意者而用之不能遂吾意者雖明知其賢而不用而明于是蔽矣故曰知人莫大于無私夫私之易見者既知之從而克之可也不自知其私則烏乎克之私之發于心而不易知也其變萬端又烏乎辨之曰辨之以理而已理至公也非理則私故有似私而實非

私者焉有似非私而實私者焉有法私而得不私者焉有去私而更得私者焉各視其見理之淺深而已其藏于中也若銖黍其著于外也若邱山其始之差也若絲忽其終之判也若秦越夫必能析銖黍絲忽之理而後能辨銖黍絲忽之私故曰無私莫大于窮理萬事萬物莫非理也虛心而問焉遇事而察焉理固無不在也然而有要焉自綱常禮樂政刑以及衣服飲食大小精粗之理經備之矣歷代治亂興亡之鑒史備之矣觀乎經而知如是則合理如彼則非理觀乎史而知循理則興以治違理則亂以亡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此之謂也故帝王之學必本于經參之于史而又虛心而問焉遇事而察焉則理無不窮而私可去知人之明可致矣故曰窮理莫大于學

同治初友人自京師來語余曰儒臣之進講者言人人殊退而汎論君德之要亦人人殊也述所聞以告余余不敢決其是非也因私爲君德論一篇

王珪魏徵論

或問曰程子論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甚害于義與管仲之事桓公不同信乎曰王魏所爲非也程子之言是也雖然

程子專以長幼爲言則猶未盡方桓公與糾爭國齊無君矣仲與鮑叔各忠于所事可也王魏之仕唐高祖固在也其官亦高祖命之也高祖爲君建成豈君也歟哉王魏當惟高祖之命是聽高祖而傳位建成則君建成而已高祖而傳位太宗則君太宗而已由此言之先既不得以建成爲君則義不必死後既不得不以太宗爲君則義可以仕然則程子之言不已過乎曰程子之言是也王魏所爲非也使果知高祖爲君也則其視建成必曰吾君之子也其視太宗亦曰吾君之子也其輔建成必以孝友之道建成而不能容太宗則必諫太宗而不能容建成則勸建成致其友愛以化

之必不可化則引吳太伯之事而勸建成以讓斯忠于建成而即忠于高祖者也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去而建成死高祖禪太宗立而復召二人者不得已而出焉其亦可也建成始立李綱即爲詹事後遷少保東宮之臣最久者莫如綱方建成猜忌太宗綱屢諫不聽求去不許及太宗即位復以綱爲太子少保後人未有議之者明其爲高祖之臣而非建成之臣也王魏則不然其視建成不曰吾君之子也而曰是吾君也其視太宗不曰吾君之子也而曰是吾君之仇也其視高祖若贅旒然於戲方是時君臣父子兄弟之倫岌岌乎殆矣夫既以建成爲君則當爲之死既以太宗爲君

之仇則不當復事之吾故曰王魏所爲非也程子之言是也雖然秦府諸人亦皆不知有高祖而黨于所事矣特事之成敗異而王魏獨蒙事仇之名其亦有幸不幸哉

漢文帝武帝論

漢文帝好黃老以清淨爲政天下安平幾至刑措武帝崇尙儒術然好大喜功海內虛耗論者或疑黃老果可以治天下雖儒弗能加嗚呼過矣此非儒之不如老也文帝寡欲而武帝多欲故也夫欲之爲害大矣而君天下者爲尤甚文帝之治也固也彼其恭儉愛民雖不好黃老亦治也申韓皆宗老氏然卒禍天下豈得以文

帝之治爲黃老之功哉武帝之好儒徒好儒之文而惡其實也惡其實者何也慨不得肆其欲也故申公以力行爲言則不悅董生請用夏之忠則不見聽公孫宏見寬之屬傅會經術以飾吏事則尊寵任用先王之道茂然未有行焉夫以文帝之寡欲使能行先王之道雖與三代比隆可也以武帝之多欲使更棄儒而專任法以治雖爲亡秦之續可也惜乎文帝不能好儒故治不進于古武帝好儒而不能無欲故僅以救亡三代之不可復也二君實爲之然而文帝之寡欲實可以爲後法汲黯治黃老而以忠直稱公孫宏治春秋而不免阿世此亦無他也黯無欲而宏有欲也雖尊先

聖誦仁義而未能窒欲終于無益欲之爲害豈不大哉伊古以來君天下者未有寡欲而不治多欲而不亂者也余讀史感二帝之事又病說者以是而輕儒也故爲之論焉

論秦子嬰

賈生論秦責子嬰不能救敗司馬遷取其說班固則深非之余以爲賈生深明大略非班氏所及也夫秦何以敗以苛法虐民也漢何以帝以除秦苛法也使子嬰能爲沛公之所爲雖復得天下不難奚有于救敗哉不知出此秦終以亡賈生責之宜矣或謂沛公入秦民爭附恐後知其怨嬴氏已久子嬰亦何能爲是大不然秦

民之戴嬴氏數百年矣孝公變法以後世世暴虐秦民常爲之力戰以并六國天下苦秦之暴爭起攻秦秦民無一人叛者又爲之力戰殄陳涉魏咎田儋項梁之屬及章邯率之降楚秦民心猶不服爲項羽所阬者二十四萬人彼其心豈嘗忘嬴氏哉沛公入關民爭附之無怪也彼積苦秦法若在水火之中一旦有能拯之者則其戴嬴氏之心不勝其避水火之心遂翻然不暇復顧且夫秦民之與劉氏非素有結約也徒以一日之恩而歸之若此況子嬰席上世之資使果能爲沛公之所爲民之愛之必過沛公遠甚其戴嬴氏且益堅而謂必舍而歸漢吾不信也或曰子嬰甫立諸侯

之兵已倡雖得民心庸有及乎曰子嬰卽位下書盡除苛法不出十日令已遍于國中矣選將誓師東拒函谷南塞武關不出十日而軍已集矣深溝高壘固守勿戰諸侯之兵阻險不進求戰不得師老餉絀必逡巡引退項羽雖強不足慮也而沛公奚自入哉或又謂沛公遣兵守關且不能拒項羽恐非子嬰所能抗是又不然秦民之善戰無敵于天下久矣沛公入關雖急收人心然未能用之也守關者皆山東吏士素畏項羽其敗固宜及旣定三秦乃收關中兵東擊楚散而復合敗而更發死戰于滎陽成皐之間楚卒不得過而西況函谷之險過于成皐秦民新及寬政無不願爲子

嬰死者又徵新安阬殺之禍其力戰必倍于為漢擊楚之時而謂項羽必能西入吾又弗信也或曰六國皆已立王子嬰能自保幸矣安見復一天下乎曰陳涉一呼而天下響應人人發憤爭操兵西向者以秦暴故也一旦聞秦改紀其政其吏士必懈其將相必懼叩關不克而退其氣勢必沮子嬰拊循境內布德修政訓民厲兵以俟山東之釁乘弱攻昧取亂侮亡雖復得天下不亦可乎嗚呼自古亡國亂朝未嘗無救敗之策安危轉于呼吸存亡決于毫釐固非庸常之士所能識也余特因賈生之說而申之雖然秦為暴虐無道久矣以扶蘇之仁而好儒獨不得立以死是蓋天欲亡

秦于子嬰又何責焉

王蠋論

前人論戰國之士多以魯仲連爲首吾謂仲連不如王蠋蠋之賢聞于鄰國則其修身砥行久孚遐邇概可想見齊閔王無道蠋隱居不仕合乎君子遯世之義及樂毅破齊加禮于蠋蠋義不臣燕卒以身殉其出處生死之間一軌于道豈非聖賢之徒歟當是時齊之亡大夫聞蠋之死皆感動激厲相與迎立襄王卒復齊祚則其風足以廉頑立懦興起一時且其言曰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大義凜然又足以垂教萬世仲連雖能遺外勢利然猶有

策士之習所行不盡合道豈獨比哉嗚呼當戰國之時士之知義者鮮廉恥名節幾不講矣而獨之自立如此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其獨之謂乎前人未有稱道者吾故表而出之以俟論世者擇焉

漢武帝論

漢武帝承文景之後撫治安之業慨然有振興儒道制作禮樂比隆三代之心當是時天下無事百姓富庶風俗醕樸是大可爲之勢也去古未遠老師宿儒多談王道大行禮官有三代損益之制齊魯諸儒講習大射鄉飲之禮河間獻王以雅樂來獻是先王之

禮樂制度猶有可考者假令武帝躬行先王之道務以天下爲心進轅固申公董仲舒等質直不阿通達治體之儒相與議論矯末俗而宗聖制黜法律而尊教化務實用而抑虛文則三王之盛并武帝而爲四也豈非萬世一時哉然而武帝名爲好儒特好其文采將以遈其侈心故申公力行之言董仲舒尙忠之論皆不見納所用公孫宏兒寬之屬皆俗儒善傅會不通大道故朝廟之禮則因叔孫通之陋草巡狩封禪諸儀務以夸大爲事又不爲士庶制禮使天下蕩然無所遵循而先王之禮亡矣置雅樂不用而別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詩李延年協律天下慕效競尙新聲而先

王之樂亡矣表章六經置弟子員受業此其功也然而博士之所教太常之所考第皆不及乎德藝行能限之以章句訓詁誘之以利祿而先王學校之制亡矣名爲興禮樂實以法律治天下風俗益偸曾不少恤而先王教化之道盡亡矣雖使武帝果能恭儉愛民亦無以比于三代況重之以窮兵黷武淫刑暴斂故制作繫于成康治效寖于文景豈不宜哉自武帝以前上承戰國先王之道廢四五百年矣一二秀傑之士私相講習未盡失墜冀一旦得用于世則尙可修復也及武帝以儒爲名更制改作一新天下之耳目天下之士快然以爲吾道得行奉令惟謹而三代之遺制乃日

澌日滅以至于盡自武帝以來千八百年去古益遠世變益壞雖有好古之儒而先王之禮樂制度日以難考雖有願治不世出之君固不能挽積世之敝而驟復之古也然則前王之澤所以竟亡而不可復者豈非武帝之咎哉善乎汲黯之規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太史公稱帝制封禪儀頗采儒術以文之公孫宏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術嗟乎以多欲者爲之君以曲學阿世者爲之相而皆以儒爲文飾則其制作可知矣夫儒術則豈可用以文飾者哉

漢光武帝論

三代以下稱賢君者或首漢文帝或推唐太宗恭儉恤民則漢文帝爲勝開物成務則唐太宗爲優能兼之者其惟光武帝乎觀其崛起畎畝之中誅鋤篡逆剗削僭僞百戰百勝遂一天下英武之略足與唐太宗頡頏天下已定偃武修文口不言軍旅西域屢求歸附拒而弗納諸將請擊匈奴制而不許務以休養元元爲事又禁上書稱聖卻符瑞屏珠玉減貢奉有獻寶劍及千里馬者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恭儉恤民無媿文帝雖崇信讖緯廢皇后太子及其他舉措尚多可議然能兼二君之長可不謂之賢主哉嘗論三代以後漢唐宋明有天下最久若漢之文帝東漢之光武明

章三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宣宗皆稱一代之盛明宣宗勵精圖治勤求民隱詔令詩文皆有惻怛憂民之意然而戶部違詔徵斂不能禁中官虐民激變不能罪可謂能愛民矣未能安民也宋仁宗覆育黎元惟恐傷之北和契丹西撫元昊一意與民休息然而正人有所建白羣小輒從而撓之法制繁冗屢變而不能定可謂能安民矣未能治民也唐太宗定租庸調府衛及一切制度綱舉目張上下咸理貞觀之治幾至刑措然而好大喜功土木屢興軍旅歲動征戍萬里疲弊中國可謂能治民矣未能養民也漢文帝戢兵革緩刑罰省繇役重農貴粟屢蠲田租加惠鰥寡孤獨

窮困之人故能家給人足煙火萬里然而尙黃老絀儒學禮樂曠廢經制闕如可謂能養民矣未能教民也漢武帝尊儒術興太學設明經甲乙之科似有意于教矣然而煩刑暴斂窮奢黷武民方救死之不暇何暇從教且學校所課止于章句訓詁不求實行故儒者雖多風俗未美王莽之簒抗節效忠者固有其人而上書頌莽者至以數十萬計學校之教果安在哉光武帝撥亂反正扶樹世道建業之初首禮卓茂升之百寮之上表龔勝鮑宣顯擢其子徵用蔡茂王良申屠剛薛方費貽任永馮信之屬旌李業之閭祀譙元以中牢賜孔休蔡勳之子孫曲全周黨嚴光之守方天下草

創日不暇給汲汲以褒名德勵節行爲事海內觀聽爲之一變明帝章帝因而茂之故東漢之士多經明行修敦崇節義及其季世主昏政亂閹豎弄權以刀鋸斧鉞待天下之君子然士大夫守義徇國百折不回殞身湛族而不悔至若窮居隱處修身砥行爲鄉里矜式者不可勝數風俗之美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推其效之所自光武帝實始開之惜乎未能行先王之道又無三代之臣爲之佐故治化不逮乎古然自周衰以後風俗大壞更五六百年新民之效僅見于此抑亦庶幾能教者矣嗚呼三代之治之不可復見也先王之道無有能行者也求其彼善于此者則謂之賢論者之

稱漢文帝唐太宗皆此志也若光武帝者兼二君之長而又過之然則論三代以後之治而求其彼善于此則孰有加于光武帝者乎

雜說

垂能目測方圓然不能以教人所能教人者規矩而已雖巧不加垂者苟執規矩皆能為方圓雖有巧加垂者而有規矩則其為方圓也尤易故人之巧不皆垂也而苟能為方圓則與垂一也今有人以守規矩為恥必目測方圓以庶幾乎垂之巧其巧果如垂耶藉令如垂而使世之巧不如垂者皆舍規矩而效之其能免于邪

盤耶吾烏知其不以耶盤者爲方圓而反以從規矩出者爲非方圓耶儒者之學亦然六經者聖人敎人之規矩也今夫舍六經而求道于心者則何以異于棄規矩而任目者哉

吾觀于農而知儒之難能而可貴也其于稂莠則務去之矣其勤于穀也耕之種之培之溉之耘之穫之其事不敢稍廢然後能有成故難也使幷薙其穀但以空其田爲功則易耳今夫二氏之學是懲稂莠之爲害幷穀而薙之者也夫所貴乎田者貴其有穀也苟舉其田而空之則惡用是田爲哉

有渴者游于江湖飲一勺可以止渴也然或不知飲而獨量其岸

之廣狹測其水之深淺若岸之一樹一石水之一漩一洑皆謹識之而誇于人以爲能知江湖者莫我若也然竟以渴死今夫學者幸得六經而誦之師其一言足以自淑也然或不知學而專以記誦考證爲事自謂通經矣而卒不知道是亦渴者類耶

世之言程朱者或尊焉或毀焉二者交鬨孰是乎曰君子必是其尊焉者雖然其言是也其行非也則人且疑而毀焉者得以藉口鬨益甚故莫若覈其言而觀其行使其行皆率于義歟則尊程朱者固君子也即未嘗讀程朱之書者亦君子也而或有不信程朱者則其意見之偏不可爲訓要其人未可輕也汲黯雖不好儒豈

不賢于公孫宏乎使其行而率于利欺則毀程朱者固無忌憚之小人即尊程朱者亦行與言違之小人也張禹孔光雖誦習聖言豈能末減其罪乎夫如是而爭可息夫使人皆息其辨而修其行則程朱之道固已大明于世矣

世有願學聖人者則人必怪之以爲妄以爲戇豈不異哉聖也者言其至也學不師其至者將焉學孔子聖于道司馬遷聖于史杜甫聖于詩韓愈聖于文王羲之聖于書商高聖于算張機聖于醫後之爲史者未嘗不法司馬遷及詩文書算之屬咸學者必取其至者效之人未嘗怪獨至于道則怪其學聖人者豈不異哉且學

孔子者未必能聖然而道必以孔子爲法猶之效韓愈爲文者未必如愈然而文必以愈爲法也故自謂聖者則妄也惑也學聖人者宜也非妄也惑也然而論者不然彼所謂不妄不惑者果何所學耶

求益齋文集卷一終

求益齋文集卷二

溧陽强汝詢蕘叔著

安人說

古者制四民使各安其業惟農之尤易擾也故以載師閭師斂其財賦不必遠輸于國也以鄉士遂士掌其治訟不必赴質于城也力役不過三日不使久勞于外也故民朝出暮歸不離其里其奔走于城市者寡矣士始教于里塾升于庠序又升于大學學成而歸修于家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貢于天子在邦國者各學于其學無他途無倖進故士朝出暮歸不離于學其奔走于公卿之

門者寡矣仕者各于其國量能而授官稱職者或終身不徙故官吏朝出暮歸不離其職其奔走于道路者寡矣方是時吏安于職士安于學農安于田百工安于肆商賈安于市夫安于職則無苟且之思安于學則無僥倖之心安于業則無浮動之患三代之盛人心安靜風俗朴美而教化易行由此道也自周衰以至于秦法制盡廢然漢之盛時守令久于其職掾史皆用士人故循良之吏得盡其長孝廉必由本郡察舉故士不慕乎外鄉嗇夫收賦稅聽獄訟號爲親民之吏故文帝時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則史稱其美劉寵爲會稽守民不見吏白髮之老未嘗識郡

朝則民頌其德蓋古意僅有存者其效已如此而三代之氓可知矣至于後世法制愈變學校之教廢而取士以文藝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士得投牒應試于是爲士者日多士習日敝羣聚京師以資緣權貴遠游都會以干謁達官肩摩轂擊半皆韋布之儒而士不得安于學矣輸稅必于縣官訴訟必于縣官有司急于催科而怠于聽訟逋賦者追呼羈禁必得而後釋訴枉者株連逮繫逾時而弗決父兄親友奔走營護闤城溢市半皆耒耒之農而民不得安于業矣燕人而官于滇秦人而官于粵去家萬里跋涉就官未及三年或遷他邑矣膏腴之地繁劇之區更代尤數或歲一易或

歲再易官視職如傳舍民視官如過客監司以上任尤繁重官滇黔未久也忽擢任秦晉莅秦晉未久也忽遷治閩粵郵傳往來道路如織而官不得安于職矣夫如是則苟且僥倖浮動之患無不備害于政事害于人心害于風俗而欲求天下之治譬之撓濁水而欲其清其可得乎嗚呼三代之制度若是其不易行也三代教化之隆風俗之美若是其不易幾也則亦已矣若夫吏安于職士安于學民安于業則非甚難之事又非有所扞格而不行也無乃上之人未加之意耶且使天下之人舉安也三代之盛或可以漸復不然則雖日修三代之制度慕三代之教化風俗猶之無益也

圖治者可不以此爲急耶

天人說

天之權重耶何以事必待人而成也人之權重耶何以有竆人力而不得者也古之人則有說矣或貧或富或貴或賤則曰天也非人所能爲也或治或亂或興或廢天也然有人焉君子不曰天也或知或愚或賢或不肖則曰人也非天所能限也夫以貧富貴賤歸之天則世之貪得者可以止以治亂廢興知愚賢不肖之故責之人然後人事脩人事脩故亂者可治治者可不亂愚者可以知不肖者可以賢也今之論者則不然貧欲富賤欲貴初不知有天

也其他則悉諉之于天國之治亂不曰人也而曰天也天所興者人不能奪天所廢者人不能助也人之知愚賢不肖亦不曰人也而曰天也得于天者清且厚雖不學可以善得于天者濁且薄雖學無益也夫其說行故人事不脩人事不脩則亂者必不治治者必至于亂愚者必不能知不肖者必不能賢也吾嘗究其說矣謂知愚賢不肖成于天而不可變者足以沮向學之志而絕從善之路其害甚大然既顯背聖賢之訓其說又不可通非甚愚而不仁者不肯言非甚不肖而惡學者亦莫之信斯固不待辨也獨謂國之治亂廢興在天者其言若非無理驗之古亦若有合故人易信

而能持其說者雖善辨莫能屈焉雖然彼所謂天者其預定之數百千載之前歟抑視人事之善惡而興廢之歟吾不得而知也其治也必有人治之其亂也必有人亂之此無所見者也未有人事不脩而能治者未有人事脩而至于亂者此吾所見者也傳曰天道遠人道邇專言天道則人事廢矣專言人事則天道在其中矣君子之言也必有益于世今謂治亂在天而人無與者卽使其說不誣固無益也而其害足以廢人事吾謂果在天也猶當修人事以勝之敬德以祈天永命周之所以興也自謂有命在天紂之所以亡也語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其言天人之際不已深切著明哉今不計其言之無益而務爲杳冥恍惚之論舉天下之事悉付之無可如何之數斯亦不善言天者矣嗚呼彼其說于古未有也而今且遍于士大夫之口方其居則持此論而視經世之學爲無益及出而在位則拱手坐視天下之事而曰治亂天也人何能爲旣以自諉人亦從而原之故天之說勝而聖賢重人事之道廢天之說勝而士大夫不復爲經世之學天之說勝而忠臣義士反見譏于世天之說勝而尸位誤國者得以藉口此四者具而天下之禍亟矣

知縣說

宋以京朝官爲縣令曰知某縣事後遂名其官曰知縣爲是官者顧名思義則一縣之事孰有不當知者哉所當知者奈何曰是不勝言也請言其略宰是縣也則當知其境土廣袤幾何爲田幾何孰爲腴孰爲瘠有荒而未闢者乎有旱不得溉者乎有潦不得泄者乎山之可稼者幾何可樹可芻者幾何水孰大孰小孰可通舟楫孰可資灌溉有當濬未濬當隄未隄者乎縣之田賦幾何雜稅幾何民病於輸將否乎困于徭役否乎有當蠲未蠲者乎有不均當均者乎境以內市集幾何村聚幾何戶口幾何爲農者幾何爲工若商者幾何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幾何有游惰無業者

乎有縱博酗酒鬬很無賴爲民害者乎有豪强欺凌愚弱者乎有奸猾唆民訟者乎訟之未質者若干事獄囚幾人縣之吏幾人役幾人有可省者乎其害民也多矣何事爲甚其爲惡者衆矣何人爲尤其中猶有稍謹愿者乎民所疾苦者何事孰富孰貧民之貧何故何道可以富之民有蓋藏可以備凶年否乎勤乎惰乎奢乎儉乎工有作奇技淫巧者乎市價有不一度量衡有不同者乎民苦賊盜否乎有陰主之者乎盜發而未得者幾何僧尼道士幾何有以異教邪說惑民者乎媚神賽會祈禱布施足以傷民財壞民俗者有之乎凡利民之事當興而未興者幾何何者當先凡病民

之事當革而未革者幾何何者爲急縣之士大夫其賢而可爲矜式者何人其遴而可備諮訪者何人其能而可屬以事者何人有放縱爲害者乎有恃勢而梗吾治者乎士有篤志正學躬行不怠者乎有嬉游放蕩不與無行者乎學校之教當作興者何事士習之未正者何事風俗之未善者何事教化所當先者何事民有能孝能弟能睦族賙恤貧乏者乎有不孝不弟刻薄專利以病民者乎婦有孝于舅姑者乎有不孝者乎有苦節未褒者乎有卑犯尊壯侮老婦凌夫者乎嫁娶喪祭俗之所行奚若有奢僭鄙謬而必當革者乎有可姑仍其俗者乎夫必盡知之而後能思所以治之

能思之而後能行之使一縣之內荒者闢惰者勤侈者樸暴者戢頑者馴貧者饒困者蘇莠者革善者勸而名曰知縣爲不愧矣一知縣如此則一縣治衆知縣皆如此則天下治矣今之號爲知縣者吾惑焉其愚者固瞀瞀無所知也其黠者則知其所知知嚴以催科也知貪以肥已也知上官之喜媚也知簿書之巧爲欺也知考課之求無過也能如是則其父兄親友皆相慶曰是果能知縣矣上官亦稱之曰是果可知縣矣民生之日蹙獄訟之日煩盜賊之日橫風俗之日壞彼固闇之如未嘗聞見之如未嘗見而猶居之不疑曰吾知縣也其亦可恥否乎縱彼不自恥斯民陷溺日深

而莫之拯則亂將隨之其不可哀也哉其不可懼也哉使爲是官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必用心於民使在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必愼擇其人庶幾其稍瘳乎

庶子父在爲妻杖辨

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儀禮注疏皆因其說案喪服妻在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在不杖期章傳曰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之庶子爲妻在大功章夫父沒爲妻杖期天下之達禮也無適庶之分也父在而不厭降則爲妻不杖期亦天下之達禮也無適庶之分也經于不杖期章特著大夫之適子者以別

子庶子之大功而非謂庶子可以杖也傳于大夫之適子而言父在不杖者言適子則父在可知故因而發其例非謂不杖專屬之適子也小記誤會經傳之文遂謂庶子父在可以杖夫大夫之庶子既降爲大功矣大功安得杖乎且經言適子不杖期而庶子大功是庶降而適不降也小記以適子不杖而庶子可杖則是適反降而庶反不降也不亦戾于經傳乎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鄭氏曰爲妻尊者在不敢盡禮于私喪故不杖斯言當矣儀禮注乃自歧其說何也孔疏于小記則謂雜記所云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謂同宮者也于雜記則又以適子爲說可謂歧之又歧自相矛

屑矣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辨

喪服傳及大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小記曰庶子不得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後儒于繼祖繼禰之辨斷斷焉疑之余以爲此不足疑也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則可疑之甚者也何以言之喪服必以經爲據經之所闕而藉傳記以補之者必證之經而不悖焉可也若明明與經不合奈何舍經而信傳記哉經于適子庶子之服辨之至嚴也苟有異者莫不別言之使庶子果不爲長子三年則亦當別焉乃經概曰父爲長子而不別父之

適庶何也可疑一也庶子既不得爲長子三年推之其妻亦不得爲長子齊衰三年又推之爲長婦亦不得大功此必然者也經亦當別言之矣乃齊衰三年章概曰母爲長子大功章概曰長婦未嘗一言以別之何也可疑二也庶子與其妻卽不爲長子三年亦當爲之期卽不爲長婦大功亦當小功此必然者也乃齊衰期章第言眾子而無庶子爲長子之服小功章第言庶婦而無庶子爲長婦之服何也可疑三也經言爲長子三年爲眾子期是三年與期之別生于子之適庶非生于父之適庶也如傳之說則庶子爲眾子期爲長子亦期是適庶無別也欲別其父之適庶而反使其

子之適庶無別與經戾矣可疑四也禮適子不得後大宗明大宗雖重猶不奪已之正以後之也然則庶子之長子其不獨輕也明矣使庶子之子適庶果無別也則其適子奚不可後大宗哉可疑五也大夫爲適子不別見者統于父爲長子之文也齊衰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是大夫之必不降其長子可知也使庶子而爲大夫其將降之乎則彼固大夫也其將不降乎則彼固庶子也將安所從哉可疑六也士爲子之長殤中殤皆大功大夫爲庶子之長殤則降爲小功爲適子之長殤則不降經所具也使庶子爲大夫將不降其長子

之殤而獨降其長子之成人者乎可疑七也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夫公之昆弟則庶子也使不爲長子三年則其爲子服適庶無以異經胡爲別言之曰爲庶子耶于父爲長子則當別而不別于此則不必別而別焉經必不若是舛矣既別言爲庶子則其爲長子之殤與大夫同可知也庶子于子之殤且別之況成人乎可疑八也齊衰期章爲君之長子凡臣從君服降一等臣服期則君服斬可知經于天子曰天子諸侯曰諸侯其統曰君者則兼卿大夫有地者言之也假令庶子爲君既不得爲長子三年則其臣亦不得從服期然則將何服乎經胡不別言之而概曰爲君之

長子耶可疑九也傳既以繼祖爲重則庶子爲父後者其長子實繼祖者也使爲服三年耶則經當曰爲父後者爲長子不當槩曰父爲長子使不爲服三年耶則繼祖之說謬矣注家附傳爲說者紛紛膠戾推之終不可通有辨之不勝辨者可疑十也是故從乎經之文則凡爲父者皆爲長子斬衰三年凡爲母者皆爲長子齊衰三年凡爲長婦皆大功豈不簡而盡直而文哉從乎傳記之說考之經旣無所據且相戾而不得合吾故曰可疑之甚者也或曰子言則辨矣然則古之爲長子奚爲而必三年哉曰親親之恩也重適之義也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

矣夫情愈親者恩愈重哀愈深者服愈隆上親父下親子其情一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其情一也故上爲父三年下爲長子亦三年上爲祖期下爲適孫亦期親同則服同不以尊卑爲嫌也此親親之恩也斬衰者不貳其統故上爲父三年爲諸父則期下爲長子三年爲衆子則期惟長子爲正統也庶子而爲諸侯則其長子將繼己而有國者也庶子而爲大夫士則其長子將繼己而爲宗者也古之于適甚重也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輕庶子則可安得使庶子輕其長子哉此重適之義也或曰傳記之來尙矣諸儒不之疑而子獨疑之得不爲世所譏乎曰吾非敢疑傳記也惟不敢

不信經也必若舍經而從傳記則于吾言何有

嫂叔無服辨

喪服有經有記有傳又有戴記諸篇經闕則徵之記記闕則徵之傳傳闕則徵之戴記經與記不同則舍記而從經記與傳不同則舍傳而從記傳與戴記不同則舍戴記而從傳此必然者也獨至嫂叔之服則經之所闕而記之所有後之儒者不從記以爲有服而從傳與戴記以爲無服甚可怪也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無可疑者也妻從夫服皆降一等夫爲兄弟服期則妻從服大功有從則有報報服亦當大功當乎天理卽乎人心記文明

白如此復何所疑哉自有傳與戴記之言而人始疑記矣大功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兄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案婦人爲夫黨惟卑者爲報服自敵以上皆從服故其服起于婦人而不起于男子經文此條是主乎婦人而言也傳以從服釋之亦主乎婦人而言也又曰夫之兄弟何以無服亦主乎婦人而發問也而其以名言者則專主男子而言微特與經戾且問答亦自相戾矣夫服術有六從服其一也名服又其一也二

者各有所當名不可以從言從豈可以名言哉婦人爲夫之世父母叔父母服也從服也非以名也夫之世父母叔父母爲之服也報服也亦非以名也夫之兄弟義猶是矣假令婦人果不從服夫之兄弟則當有不從服之義不得主男子爲言旣無從服則男子自無報服亦不必以名爲言且考其所以論名者初不關服制與他傳文殊不類竊疑此數語非傳之本文或後人取大傳之言羼入其中未可知也戴記檀弓篇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是說尤可疑夫生不通問以爲遠嫌可也死則何嫌之有嫂不撫叔叔不撫嫂以爲遠嫌可也爲之服則何嫌之有古者男女之別

至嚴也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然則方有喪也雖生者亦或不暇遠嫌安有一死一生而獨以服爲嫌哉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亦檀弓之文也夫爲位則不嫌而獨以服爲嫌乎哭踊且不嫌而轉以服爲嫌乎此皆理之難通者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皆齊衰三月經有明文使夫之兄而爲宗子也可爲之齊衰三月獨不可爲之大功乎使兄之妻而爲宗子之母妻也可爲之齊衰三月獨不可爲之大功乎如曰族之丈夫婦人皆爲宗子服獨宗子兄弟之妻不服族之丈夫婦人皆爲宗子之母妻服獨宗子之叔父若兄弟不服斯益不可通矣經又云娣姒婦相爲小功

案夫爲兄弟期則妻降一等而爲大功夫爲兄弟之妻報服大功則妻降一等而爲小功此又旁證之經而悉合者也藉曰不然則妻爲夫黨非報服卽從服未有夫不爲服而妻獨爲之服者傳以爲相與同室則生小功之親殆亦求其說而不得者乎吾故曰記之文無可疑者也自有傳與戴記而人始疑之疑之非也鄭氏無解葢疑而闕之也賈氏以爲從母之屬夫從母之屬而可謂之兄弟乎哉傳所謂小功以下爲兄弟者謂小功以下之兄弟非謂外親尊屬小功而亦可謂之兄弟也且記曰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二者其文同其義不得有異

吾未聞君之從母之屬而室老猶爲之服也若一以爲兄弟一以爲從母之屬其果可通乎是故經闕則徵之記記與傳不同則舍傳而從記此必然者也吾故曰記之文無可疑者也

嫁母重於出母辨

禮無嫁母之服惟杖期章云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氏據此謂爲嫁母齊衰期王肅云從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此說于經爲合傳云貴終者言終爲母子故爲之服非與經異義也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

也故不制服也宣帝制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魏晉以後諸儒始以嫁母亞于出母甚且謂爲父後者亦當爲嫁母服其說有甚不可通者譙周謂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當爲服周使嫁母果非絕也則子當爲之齊衰三年奚止周也旣爲之周則絕矣出母因父所絕也嫁母則自絕者也夫自絕者豈賢于父所絕者耶庾蔚之謂出母得罪于父猶追服周何況嫁母夫出母固得罪于父嫁母將不得罪于父耶古之出妻者或以無子或以惡疾或以細故非必皆有罪也有罪者惟淫與不孝爲大彼夫死而嫁者不

奉祭祀不養舅姑非不孝乎有子而不安于室非淫乎兼是二者而曰不得罪于父是直以死者爲無知而已吳商謂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所以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信斯言也不爲父後者皆爲出母服何以不尊父之命乎嫁母父不命出豈嘗命之嫁乎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不敢以私親廢祭祀喪服傳及注疏之說甚明嫁母之私也甚于出吳氏必欲伸之故舍傳注而別爲曲說耳袁準謂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爲父後應服嫁母案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此不嫁之母應服齊衰三年以爲父後尚降而服緦況爲嫁母而欲廢祭行服必不然矣

凡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朱子題不養出母議後亦以嫁母重于
出母蓋沿諸儒之說未及深考竊以為羣言淆亂當斷以經為出
母服經所有也為嫁母服經所無也繼母嫁從為之服又經所有
也夫從繼母嫁者有服則從因母嫁者可知矣從而嫁者乃有服
則不從者無服可知矣不出而嫁者且無服則出而更嫁者可知
矣韋氏之議宣帝之制皆應經義者也然則為子者其忍無服乎
曰奚為而忍也子之于母天性也奚為而忍也父在為母期也為
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也公之庶子為其母無服也大夫之庶子為
其母大功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也皆不忍也先王制禮而

不敢過也矣獨于嫁母而敢過之耶

絕父祀以後大宗辨

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魏田瓊謂當以長子後大宗諸父無後祭于宗子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衆三議皆未安而戴氏尤甚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然則敬宗者由親親而推者也親親之恩莫先于父子亦莫重于父子今欲繼大宗而先絕親親之恩必非先王之

意矣禮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者謂小宗無後可不爲置後非謂小宗有後而可絕之以後大宗也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明大宗雖重猶不奪已之正以後之也戴氏乃謂適子不爲後特不得先庶而已豈非無稽之曲說哉是故大宗不可絕禮也適子不得爲人後亦禮也以適子後大宗則已得一而失一矣況其絕父祀乎吾故曰戴氏之說不安之甚者也聞人氏謂子不可絕父是也謂大宗有絕則亦未盡也田氏之說意在兩全然長子竟後大宗則已絕其父祀矣雖有祭于宗家之禮然使其父儕于無後之人饗無後之祭于義安乎且其說猶不免先敬宗而後親親非禮意也

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禮無可徵矣旁通之可也戴記曾子問篇曰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又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然則族無宗子固有攝主之禮矣若大宗無後族無支子已獨有適子不得後大宗則已當先攝宗事適子繼後則繼攝宗事大宗有廟則祭于廟無廟則祭于家一如攝主之禮稱名不言孝俟適子有支子則以後大宗而不復攝焉庶乎其可也或曰以適子之支子後大宗昭穆不相當

則奈何曰喪服言爲人後者不言爲所後之父雷次宗曰所後者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是說也先儒未嘗有異議何嫌于昭穆不相當乎或曰宣帝以史皇孫之適子而爲昭帝後故是戴聖之議必若子言則宣帝不當後昭帝乎曰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宣帝雖適子也以太后之詔立爲昭帝後以承天下之重則非已所得而專也其父雖不得祀于太廟然而置園邑設令丞以奉祀事視其未爲天子也加隆焉斯又非士大夫所得而擬也哀帝亦定陶王之適子也成帝立爲太子論者不以爲譏以君命臨之故也成帝別爲定陶王立後其祀亦未嘗絕也是故以

適子後大宗者必有君命然後可必承天下之重然後可

讀太極圖說書後

朱彝尊太極圖辨謂陳搏爲無極圖刋諸華山之石乃方士脩煉之術元公取而轉易之更名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以證其本于道家甚矣其不思也周子之圖果爲脩煉計耶周子之說果可用以脩煉耶雖甚愚知其不然矣夫陰陽五行萬物之理儒者知之道家亦知之逆而遁于無者道家之學也順而治乎有者儒家之學也道家之說曰萬物何有哉五行而已矣五行何有哉陰陽而已矣陰陽何有哉太極而已矣太極何有哉無極而已矣故遺

兼萬物以歸于無此無極圖所爲作也儒者之說曰果無極耶則已太極矣有太極則有陰陽矣有陰陽則有五行矣有五行則有萬物矣故中正仁義以理萬物此太極圖所爲作也其義若南北黑白之相反奈何比而同之哉周子蓋慮高明之士或溺于無極之說故反其圖以正之然止授二程而不以語人愼之至也程子教人亦罕言是圖則猶周子之心也及宋南渡流傳日廣關右淪於金儒者皆不見無極圖莫知其同異譌傳失實遂以爲是圖本出于希夷好毀先儒者不究其旨並其說之歸于中正仁義者亦没不稱第摭無極之辭斥以爲異端亦果于文致者矣朱氏幸得

見華山之圖且明知周子轉易之矣乃不能辨其相反以折異說轉從而證之豈非不思之甚哉嗚呼使南宋諸儒皆得見無極圖則朱陸之辨不作可也朱氏又謂元公移知郴縣後未聞再見二程而疑手授太極圖之說案祁寬通書跋云通書始出于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始得于高後得于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傳者是也遂卜居九江得舊本于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寬乃尹和靖之門人考其言則太極圖之傳專出于程氏元公年表所謂獨手授二程他莫得而聞者信爲不誣伊川先生

年十八為顏子所好何學論盡用太極圖說之意則其受是圖也早矣奚必待再見哉朱氏又謂伊川撰明道行狀雖云聞汝南周茂叔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繹其文若未始受業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于老釋耶是說也宋人已有疑之者然呂與叔記程子之言自謂受業于周茂叔此決不誣朱子論之詳矣抑考二程從周子游闊時未久則其語學宜有不暇詳者故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之然天理二字則由心得所受學者非周子而誰劉立之叙明道事曰先生從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立之從明道三十年自言得其行事爲最詳且伊川親取其文附于文狀之

後則其可信必矣伊川年譜云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周茂叔注曰見哲宗徽宗實錄當時記載明白如此又何疑乎論者目不睹宋儒之書横加疑謗固無足怪朱氏號為博聞而亦若此異哉朱氏又謂遺書直稱周子之字非弟子禮至目為窮禪客尤可疑且周子改名敦頤而伊川不引避以為未嘗受業之證皆非也弟子稱先生之字在今日固為不可言乎古則子貢嘗稱仲尼矣言乎宋則謝顯道屢稱伯淳矣又可曰非受業者耶所謂窮禪客者本關駃之辭意不可曉含明白者不信而疑此耶禮二名不偏諱伊川奚必引避耶董仲舒之弟子有呂步舒又何說耶凡朱氏

之失大略如此亦足爲不思而妄論者戒矣雖然朱氏不信周子而猶知尊程氏也故以受學爲疑若今之不喜宋儒者必曰太極圖信道家也二程受學于周子者也則皆異端而已矣然則朱氏其猶佼佼者哉

再書太極圖說後

或問曰子言太極圖所以正無極圖是矣顧周子仍言無極何哉曰因其辭以正之也世之溺于無極之說者深矣將與之辨則辭費而未易明也將舍之而别爲一說則人莫知其爲彼而發而未足以相正也故因其圖而反之卽因其辭而正之使人知二圖不

容並立則不辨而自明矣後之儒者不見無極圖而轉以道家誣周子固周子所不及料也或曰其辭同則孰知其不同哉曰辭雖同而意則異矣夫以其理而言則謂之太極以理之無形而言則謂之無極無極而太極猶曰無形而有理焉耳太極本無極猶曰理本無形焉耳是豈道家之說所得同哉或曰雖然辭既同矣則疑之者亦宜曰是不然論者必欲以異端誣周子周子固無如何然非辭之咎也太極圖說首尾數百言使能詳繹其詞則其不爲道家明甚乃棄數百言不顧而專舉無極斥之夫聖賢之言苟不究其本末而摭單辭以爲謗則亦何所不可易曰无思也无爲也

寂然不動然則孔子亦道家也耶

讀賈誼傳

漢書儒林傳曰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再傳至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按此則春秋左氏傳由誼而傳漢廷傳經之儒實以誼爲最先司馬遷爲誼傳疏略已甚班固則詳矣然亦不言其經學而別見儒林傳後人考之不詳徒以才略文辨偉誼莫知其爲儒者也司馬遷自敘謂賈誼晁錯明申商論者又以名法家輕誼

嗚呼誼亦不幸甚矣考誼陳政事疏諄諄於禮義教化而賤法令刑罰斥商君尤力其不爲申商明甚呂成公亦謂誼疏藹然洙泗典型而以斤斧髖髀數語爲明申商之驗愚又以爲不然誼所謂法制者卽割地定制之說耳其意以爲法制不定將隳骨肉之屬而抗剄之則與暴秦無異故欲以權勢行法制以法制全骨肉斯謂之仁術可也烏覩所謂申商者哉前漢時左氏傳未得立學故儒者罕稱誼獨劉歆好左氏傳知誼之經學其言曰孝文皇帝時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歆言既不見重于世論者獨信司馬遷之說竊意遷去誼未遠不應謬誤若此或其書有闕文或衍字不然

則遷殆未見誼書而妄言也漢書儒林傳所載明白可信誼疏好言禮蓋源于左氏其學之本末可見安有舍此不信而獨信司馬氏之誤說哉漢初傳經諸儒易有田何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詩有毛公春秋公羊傳有董仲舒至今尊之列祀于學誼始傳春秋左氏傳其功與諸儒比而因史氏一言之誤至擯不得與于儒者之列二千年來未有一雪其冤者斯其不幸最甚余竊悲之故著其說以俟論者擇焉

讀劉向傳

有小善有大不善不善可蓋乎有小不善有大善善可掩乎始也

善終也不善終不可責乎始也不善終也善始不可恕乎若劉向者始有小不善而終有大善論者顧訾其始使不得爲完人殆已過矣夫忠孝大節也摧挫困躓百折而不悔尤人所難也好奇譏異遂非而不改則大過也而速改之則非大過也自漢以來名臣碩士氣節勛業震耀彪炳而終身譏于浮屠方士之說者蓋有之矣論者初不以是掩其賢謂其大節足以立也向之所譏其怪誕初不加于二氏且未嘗譏之終身而獨以是爲累殆已過矣或曰病其干進也是亦不然使向果干進則始阿恭顯後附王氏以取卿相甚易耳向不出此而齟齬轗軻甘以列大夫終是豈干進之

人哉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皆勉人以自新也以向之精忠大節猶摘其少年一眚以概其生平則是改過不足以爲善不徒論古之苛且絕人自新之路是不可以不辨

讀疏廣傳

疏廣疏受無他奇節獨以早致仕去漢史旣傳其事後世津津稱道之夫元老大臣與國同休戚而其去留又實係天下之安危則未死以前皆當立朝之日不然如廣受者亦常耳何以聲稱若是哉嗚呼觀二子之所以得名則仕宦之風蓋可知矣

讀韓退之守戒

猛獸穿窬爲害則人知防之與倔強者爲鄰則不知備韓子憂之守戒所以作也嗟乎彼猶鄰也而韓子之憂若此今夫猛獸羣踞于庭而穿窬日往來于室其勢豈特爲鄰而已哉或曰以德馴之噬者可不噬以善化之盜者可不盜嗟乎誠若是則韓子之憂過矣

讀韓子對禹問

韓子對禹問誠未得聖人之意朱子譏之是矣考之古事亦不合自上世以來一傳子之天下也柳氏所謂其德在于人死必求其

嗣而奉之理勢則然未有知其所由者也炎帝之後世爲天子眞帝始滅而代之黃帝之後至于帝嚳嚳崩而摯立皆傳子也其常也摯不德而禪于堯猶嚳之子也堯鑒摯之不終知丹朱之不肖而禪于舜舜知其子之不肖而禪于禹其變也啟賢而禹傳之亦行其常而已論者反以禪爲常以繼爲變遂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傳子實創于禹者皆非也韓子亦不察乎此而以私意測聖人且疑孟子之言爲未盡夫孟子歸之于天則常變皆盡之矣

書紀效新書後

自古盜賊之興至於猖狂不可制者或由煩刑暴斂黎民愁怨或由國勢陵夷上下解體或由頻歲饑饉民困無告當是時民心已離其上桀黠一呼應者四起勢必至于大亂秦有陳涉項梁英布彭越之倫隋有王薄張金稱翟讓李密之屬此由暴虐民怨而亂者也唐自藩鎭擅命王室久衰重以懿僖童昏而王仙芝黃巢倡亂元末紀綱紊壞順帝尤不恤國事而劉福通徐壽輝方國珍張士誠之徒羣起此由國勢陵夷上下解體而亂者也明季西北連歲大荒民飢無食爭起爲盜此由饑饉而亂者也若乃天下爲一紀綱整齊非有唐元之弊薄賦省刑海內懷德非有秦隋之釁五

穀豐熟民足衣食非有明末之災當此之時縱有盜賊發兵收捕不旋踵立定矣然而一二驍猾不軌之流煽惑徒黨不逾數百虜脅良民以益其衆民方樂業戴上莫肯從逆緣道解散强者則相率拒賊此其勢宜不能久然而蹂躪數千里攻城屠邑覆軍殺將數年而未得定此其故何也則兵弱故也昔者漢置郡都尉典甲卒歲與太守都試屬縣材官騎士故兵强至光武帝罷都尉停都試之事比及中葉羌寇縱横將帥不能制數十年然後定所以終能定者民心未離故也所以定之若是之難者兵弱故也此已事之驗也今天下養兵六十餘萬可謂多矣然而市井游手舉籍名

其中居則欺侮鄉里驅之戰則恐慄撓縮者什而九雖有兵如無兵也已不得已而募新兵則亡命無賴舉竄名其中朝應募而夕卒之討賊未嘗得一日教訓之也所過暴横不減于盜及戰則囂雜無紀潰敗相屬雖有兵如無兵也已昔周公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率服召公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無遂我高祖寡命故強兵者聖王之所不廢也兵強則中外讋服奸人不敢生心故亂不萌亂不萌故兵可不用也兵弱則反是是故古聖王雖無事之日而不敢不教戰也有事而後教則已晚矣雖然其不愈于有事而猶不教者乎戚氏之練

兵㳟有事而後教者當時亦或迂之然卒收其效其書于節制爲詳皆可見之施行然武夫多不知書儒生則曰兵非吾事也有言兵者指以爲狂故是書雖存無留意者嗚呼古之名儒知兵者非生而知之也㳟亦有學焉今諉曰兵非吾事然而位大府總軍旅者皆儒生也則兵之所以弱寇之所以熾民之所以死亡者非儒生之咎而誰咎哉余旣善戚氏書頗爲校正闕誤因識于卷末

題家書後

余家避兵寄興化已三年家累二百指無所資日噉粥且不繼余滯留京師甚以爲憂而兩弟書來初不以是戚戚且曰餓死自有

天命安能俛眉干請使庸人挾德色相驕哉語甚壯甚彥吉課諸子讀書益勤星源斐然有著述之志庶幾不以飢寒累其心者余視之殆難爲兄矣同治元年十一月書

求益齋文集卷二終